

众贤文学馆

十日谈

Decameron

[意]BOCCE 著

[美]MAN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丛书主编　韩霆一　宋韵声

众阅文学馆

十日谈

Decameron

[意]薄伽丘 著

李琴　孙皓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SHI RI T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日谈 /（意）薄伽丘著；李琴，孙皓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978-7-5495-9775-8

Ⅰ. ①十… Ⅱ. ①薄…②李…③孙… Ⅲ.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意大利—中世纪 Ⅳ. ①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662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七级工业大院　邮政编码：101117）
开本：880 mm × 1 230 mm　1/32
印张：13　　字数：277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就是经典。可以说，进入“世界文学名著百部”的这一百部书，是经过几代编者和读者遴选的结晶，不仅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而且其受欢迎的程度也自不待言。但作为推荐书目，有两点还须说明：

其一，重要性。对人的教育，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来源于教师和家长的伦理说教，还来源于对社会事件和人类活动的认知和接受。作为智育和德育教化的辅助手段，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起到教育的作用。这也是教育部为中小学“语文新课标”选定百余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必读书目的宗旨。文学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和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它犹如一面镜子，对开启人的心智，选择人生取向，都具有参照价值。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达到汲取精神力量的效果。在心灵被触动的刹那间，人的思想和品格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从而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充盈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如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

另外，作为精神享受或娱乐的一种方式，阅读也是生活的高雅选择。再则，阅读对于提升人的文化素质和语文能力的作用不容小觑。

其二，必要性。我们编选的这套书，多是译坛新秀的重译本，有人可能说，一遍遍地重译，意义不大。这种论调完全是对翻译文化发展规律和实际缺乏认识的一种偏见。众所周知，世界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活动已越千年，中国开始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亦逾百年。各国彼此互译文学名著不仅成为翻译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实，也已成为翻译文学不断繁荣的象征。一部文学名著在某

种语言或几种语言的译本超过百种的，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数量，但有几种译本乃至几十种译本的现象已经不少见。随着中国翻译文化的迅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译本愈来愈多将是大势所趋。

别说是不同语言的异域文化，就是本民族古代文化典籍的现代语言译本不也是层出不穷吗？《论语》《老子》《庄子》等的白话文译本何止百种？

外文译本的不断推陈出新并不意味对前人翻译成果的否定或贬低，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用更贴近时代的语言重新表达。试问，现在的年轻读者还能去看上个世纪初的林译小说吗？五四时期用白话文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现在人们读起来也会觉得很拗口。甚至大文豪鲁迅、郭沫若的译文现在读起来，有时也令人皱眉头。

任何一种语言都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而文学作品是反映时代的定型产物，它只能作为文化遗产而存续下去。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如果二三十年没有出现新的译本，前人的译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缺乏语言当下的时代感，就会出现翻译文化滞后于时代发展的状态。文学翻译不是一枝独秀的花坛，而是百花争妍的园圃，万紫千红应是它的本色。

这套丛书的选择和编辑，主要是本着适应当代年轻读者的语言和口味而操作的，是否能适合大多数人群，也是一种尝试。这套丛书若能实现编者的初衷和使命，就应视为如愿以偿。当然，它也会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史中的一页。

《十日谈》由河北省廊坊市第二中学李琴、哈尔滨理工大学孙皓两位老师根据英文版翻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天 …… 1
第二天 …… 35
第三天 …… 97
第四天 …… 145
第五天 …… 186
第六天 …… 227
第七天 …… 247
第八天 …… 282
第九天 …… 331
第十天 …… 362

第一天

聪明美丽的女士们，我一直都知道你们生性慈悲。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本书的开头未免悲惨凄凉，其实我这个凄凉的开头就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高拔险恶的大山，山那边就是绿草青青，山花烂漫的平原。

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一枝独秀的佛罗伦萨，竟发生了一场要命的瘟疫。那年刚一交春，瘟疫危险的后果迅速地开始显露出来。在这里，疫病刚发病阶段，无论男女腹股沟或腋下先有肿痛，不久之后，致命的脓肿在全身各个部位都可能出现，接着症状转为手臂、大腿、或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一片片黑色或紫色斑点，有的大而散乱，有的小而密密麻麻。这些斑点和原发性的脓肿一样，是临死之前的象征。医生的嘱咐和药物的作用一丝疗效都没有，侥幸痊愈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病人在出现上述症状的第三天都会死去。那场瘟疫来势太迅速可怕，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假如不是许多人和我本人亲眼所见的话，对我这番描述也许是不敢相信的。假如许多诚实本份的人没有耳闻目睹的话，连我也不能置信，更不用说白纸黑字。我还要充分说明的是，那场疫病的传染力特别强，不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就算是人类之外的动物接触到病人或者病死的人的物品也都会感染上，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正如前面所讲到的，有一天，我目睹到这么一件事：一个病死的穷人的破烂衣服给扔到马路上，有两头猪过来用鼻子拱拱，条件性地用牙齿叼起，没有多长时间，就像吃了毒药一样抽搐起来，一起倒在那

堆破衣服上死了。

这些事情在仍然健康的人中间造成许多惊慌和害怕，到头来他们只能采取一个相当残忍的方法：尽量远离病人和他们的物品，觉得这一来就可以保住健康。不少人认为生活有节制，不参加过分的活动就能避免瘟疫。于是他们三五结伴，躲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与世隔绝。另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说只有敞开吃喝，自找快活，尽可能达成自己的想法，尽情的开怀大笑，才是对付疫病的有效方法。

我们的城市陷入如此深重的灾难和困惑，以至令人崇敬和畏惧的法律和天条的威严开始分崩离析。其实，民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其他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和家人一起足不出户，根本不能行使职权，因此人们没有法律的束缚，爱怎么干就怎么干。除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很多人用了中唐的生活方式，根据自己的胃口吃好喝好。他们不是与世隔绝，而是手拿香花芳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他们经常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认为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排除充斥空中的尸体、病人和药物的恶臭。有些人自私自利（仿佛那样比较保险），说是避开疾病是治病的灵丹妙药。在这种意见的驱使下，他们只想到自己，许多男女抛下城市、家宅、亲戚和财产，住到乡间别人或自己的别墅，想当然认为天主为了惩罚做坏事的人类而降下的瘟疫只能落到城墙之内的人们头上，不会涉及到别的地方，还认为谁都不能蹲在城里，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人们争论不休，意见难以统一，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也不是个个都能保住性命。事实是许多得病的人流落在各处，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楷模，得病之后遭到舍弃，孤苦伶仃地坐以待毙。且不说大家相互躲开，街坊邻居互不搭理，即使亲戚之间也互不走动，或者难得探望。瘟疫把大家吓坏了，以致兄弟、姐妹、叔侄甚至夫妻互相都不护理。最严重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父母尽量不照顾看望儿女，好像他们不是自己十月怀胎的孩子。得病的男男女女难以计数，他们别无他法，只得求助于少之又少的好心朋友，或

者雇用贪心的仆人。由于照顾病人的工作条件很差，尽管工资极高，仍不容易找到佣人，就算是找到，通常也是一些傻里傻气、从未干过这一行的男女。这些佣人干不了什么事，只会按照病人的要求递些东西或者给病人送终。安排后事的差使常常得非所愿，挣了大钱而误了性命。病人既得不到街坊亲友的护理，佣人又那么难找，就出现了一种有违道德的做法，就是一个女人不论以前多么美丽，含蓄，病倒后会毫不害羞地招聘一个男佣人，不管他年纪老少，而且只要病情需要，会无所顾忌的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那样露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因此，幸免于难的市民中间不容回避地形成一些和以前完全背道而驰的习俗。

按照以前的人情往来（今天也是这样），哪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妇女和死者的女亲属聚在一起，为死者吊丧痛心，而男性邻居和别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前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随后来的是教士。死者的棺材由亲友们扛着，后面跟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慢慢前往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当疫情越来越疯狂时，这些规矩大部分给废除了，由新的方式方法取而代之。病人临终时不仅没有妇女围守床前，而且没有任何人在场，能够赢得家属的诚心诚意悲痛和辛酸眼泪的人越发少了。

我们的城市当时的状况惨不忍睹，苍天无情，置人于死地，人的狠心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则由于疫情来势迅猛，二则由于病人太多，健康人害怕传染，不愿护理，任其自生自灭。

正当我们城市的居民大批死亡，几乎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从一位可靠的人那里打听到，某个星期二上午，威严肃穆的圣马利亚新教堂里做完弥撒，都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有七个年轻女郎聚在一起。她们都服丧，穿着黑色的衣裙，彼此之间都很熟悉，不是有亲戚关系，便是街坊邻居，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八，最小的不到十八。她们都气质大方，出身名门，通情达理，美丽优雅，活泼开朗而不流于轻浮。第一个年纪最大，我们不妨管她叫做潘皮内娅。第二个叫菲亚梅塔，第三个叫菲洛梅娜，第四个叫艾米莉娅，第五个

叫劳蕾塔，第六个叫内菲莱，最后一个毫无疑问地叫艾莉莎。她们事先并没有商量，那天在教堂偶然碰见，见面之后大家围成一圈，痛苦抽泣不已，不再作祷告，而是开始诉说当前的情况和一些别的事。过了一会儿，大家不说话了，这时潘皮内娅开口说道：

“亲爱的姐妹，你们和我一样，一定常听说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心胸开阔地运用主见的人是勿庸置疑的。保存和维护自己的生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我和你们一样，知道我们大家迟早要为自己的下场胆战心惊。我觉得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我们都具有女人的感情），既然我们都面临着不容怀疑的威胁，为什么不想办法离开？我们一走出这道门，看到的不是病人便是搬运途中的死尸，要不然就是犯有罪行、遭到当局放逐的犯人，他们知道执行法律的官员如今不是死了便是病了，就毫不惧怕地在全国各地横行，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最大的耻笑。我们看到的还有喝饱我们血的本城的无赖，他们自称掘墓人，趾高气扬，到处横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嘴里还哼着下流的小调，嘲弄我们的不幸。我们耳朵里听到的只是‘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快断气了’。假如说还有人为死者感到伤心的话，我们听到的只剩下一片哭声。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否和我一样），看到原先熙熙攘攘的家里只剩下一个使女。我吓得汗毛倒竖，在家里走动时，好像看到了死者的幽灵，不是以前见到的熟面孔，而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叫我毛骨悚然的别的恐怖形象。所以，无论在这里、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总是不舒服，现在更是如此。除了我们以外，只要是心脏仍然跳动、还能动的儿的人好像都不待在城里了。我经常发现乱跑的人不明事理，毫无廉耻，无论独自一人也好，成群结队也好，日日夜夜吃喝玩乐，为所欲为。不仅是世俗的自由人，包括隐居在修道院里的出家人也认为别人在干的事他们也可以干（清规戒律已经破除，他们陷于肉体的快感，认为这样便可以得救），变得欲望无度。假如情况如此（情况显然如此）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还等什么？我们还期待什么结果？既然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健康，我们怎

么能比别的市民落后，一直不采取行动？难道我们自认为低人一等？难道我们认为支撑我们生命与肉体的链索比维系别人的更坚强，而不必小心防备损害我们生命的威胁？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同时要像躲藏死神那样避开别人放荡的形象。因此，如果你们同意，我们不妨安排各自的使女带齐必需的物品陪伴我们，今天住一处别墅，明天换一处，在这种日子许可的情况下寻欢作乐。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以便照顾好自己。只要死亡不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归根结底可以看到老天对这类事情做出安排。要记住，我们本本份份地离开城里，比许多留在城里却干伤丧尽天良的人要光彩。”

大家听了潘皮内娅的一番话，不仅称赞她的见解，而且愿意照办，竟然开始讨论实施的细节，好像一站起身就出发似的。但是菲洛梅娜十分小心，她说：

“姐妹们，潘皮内娅的话很在理，不过我们不能依照情绪做事，说走就走。要记住，我们都是女人，年纪都不小了，不会不明白，假如没有男人参加，一群女人凑在一起是干不了大事的。我们本性情绪变化莫测，不安于现状，爱多心，又害怕，因此我很担心，假如光是我们几个而没有男人带头，我们很快就会各自走路，并且闹得不欢而散。因此我们在下定决心之前还得周密安排。”

艾莉莎这时说：

“不错，男人们确实是女人们的带头人，没有他们安排计划，我们做事很难周密。但是我们怎么才能与男人一起呢？我们都明白，我们的男性亲戚大多已经死去，活着的也像我们现在想做的那样，各自结伴，分散在各地，不知死活，请陌生人同行又不方便。如果我们以健康第一，就得想出周密的办法。我们既是出于需要去寻觅安全宁静，就不能让麻烦和闲言碎语接踵而来。”

女郎们正在商量之际，有三个年轻人走进教堂，三个都是多情种子，连年接着不顺，亲友亡故，为自身的生命担忧，都没有使他们的爱情熄灭，也没有丝毫冷却。第一个名叫潘菲洛，第二个叫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洛斯特拉托，最后一个叫狄奥内奥，三个人都风流倜傥，文质彬彬。他们在寻找各自的心上人。在这胆战心惊的日子里，能见到心爱的人就是莫大的安慰。无巧不成书，七位女郎中间，三位就是他们的心上人，而另外几位同他们当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也有亲戚关系。他们刚走进教堂，几位女郎已经瞧见了，潘皮内娅悄悄一笑说：

“瞧，我们一开头就顺利，命运把几个严谨、果断的年轻人带到了我们眼前，只要我们提出要求，他们一定很高兴充当我们的向导和侍从。”

内菲莱正是三个青年之一的情人，她的脸红的像苹果般地说：

“天哪，潘皮内娅，看你说的！我很明白刚来到的那三个人，他们可是标准的好青年，我知道比这更重要的事他们都能对付。我还知道他们品行高尚，别说陪伴我们，就算陪伴比我们更年青高雅的女士也不会降低身份。但是大家都明白，他们和我们中间的几个人相爱，我害怕的是，假如由他们陪伴我们，尽管他们和我们都没有过错，非议和流言仍然会落到我们头上。”

菲洛梅娜插嘴说：

“那没有关系，行的端走的正，只要我自己没有违背我的良心，随别人怎么说，天主和真理会护佑我的名誉。啊，要是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就好啦！那时候，就应了潘皮内娅的那句话，我们就可以说天助我们成行了。”

女郎们觉得这话说的在理，不仅没有反对意见，都同意过去接待那几个青年，把她们的行程讲给他们听，表示希望他们同行。潘皮内娅没有多余的话，起身朝青年们走去，原来她还是其中一个的亲戚。青年们站住，只见她微笑地向他们行了礼，说明她们的计划，并以姐妹们的名义请他们以兄弟般纯洁的感情一起成行。青年们刚开始以为这是同他们说笑，但见那女郎说得情真意切，随即愉快地答应同行。为了不拖延时间，双方分手前就说好了出发的前期筹备工作。该做的事都顺顺当当地布置好了，打算前往的去处也派

人预先通知了。第二天，星期三，天蒙蒙亮，女郎们带着几个使女，青年们带着三个侍从，出城上路。他们走了两英里多就到了原先安排的地点。

那地点在一个小山岗上，离通往各方向的大道都有一段路程，山上草木青翠欲滴，叫人看了眼目清凉。

大家坐定后，活泼大方、人品极好的狄奥内奥开口说：

“女士们，是你们的先见之明，而不是我们的远虑，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烦恼，反正我同你们一起出城时，已把心事忘在脑后了。因此我请求你们同我一起抛开忧愁，行乐歌唱，当然，要在不影响你们的端庄的限度以内。”

潘皮内娅的重重心事好像也都抛到了脑后，她高兴地说：

“你说得太好啦，狄奥内奥。我们希望过得快乐，促使我们逃出城里的正是忧愁，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为我出的主意，促成了这个幸福的队伍，然而要使我们的愉快天长地久，我认为应该从我们中间选出一个头领，大家要对他恭谦敬从，由他想出消磨时光的办法，好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快活。为了使大家都能体会当首领的责任和快乐，为了使没有尝试到的人免妒忌之心，我建议每天轮流让一个人担负首领的工作，第一个当政的人由大家选举产生。到了第一天傍晚，担任首领职务的他或者她就任命下一个首领，继承人在位期间可以凭他的意志确定我们应当生活的地点和方式。”

大家听了这番话异常兴奋，众口一词地推选潘皮内娅为当天的首领。菲洛梅娜立刻朝一株月桂树跑去，摘下几条叶枝，编了一个精致美丽的桂冠，因为她常听说桂叶是荣誉的代表物，至高无上的人要戴桂冠。在那个队伍聚会期间，谁出任高高在上的首领，发号施令，谁就戴着它。

潘皮内娅被选举为女王以后，吩咐大家肃静，并且把三个男仆和四个使女叫来。等大家静下来后，她宣布说：

“大家既然推我做第一天的女王，我就立下一些条条框框，希望我们共同度过的日子过得尽可能有条不紊，大家心情愉快，越活

越高兴。我首先指派狄奥内奥的仆人帕尔梅诺当我的总管，照顾全体的伙食和负责整个邸宅的事务。潘菲洛的仆人西里斯科负责掌管财物，听从帕尔梅诺的调遣。廷达罗除了负责菲洛斯特拉托之外，还得在狄奥内奥和潘菲洛的房里照顾，因为他们两个的仆人已另有事情。我的使女米西亚和菲洛梅娜的使女莉奇斯卡专管厨房，仔细烹调帕尔梅诺安排的食谱。劳蕾塔的使女基梅拉和菲亚梅塔的使女斯特拉蒂莉娅在小姐们的房里照顾，并且打扫我们大家起居的场所。我还要特意安排大家一件事，不论谁到什么地方，从哪儿回来，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如果想得到大家的好感，就不要把忧愁的事情带回来。”

潘皮内娅雷厉风行地作了布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她微笑地站起身说：

“这里有花园，有草坪，空气清新风景悦目，大家可以到周围看看散散步。听到午前祈祷的钟声响起时，请大家回到这里，趁天气凉快时用餐。”

到了女王规定的时刻，他们回到别墅，发现帕尔梅诺已经开始执行他的新任务，干得异常完美。精致的菜肴和美酒佳酿陆续上桌，三个男仆在旁殷勤照顾。大家看到一切安排得如此周到舒服，非常高兴，便开怀吃喝，谈笑风生。

午后祈祷的钟声咚咚响起，他们来到一处草坪，那里绿草青青，周围树木苍葱，清风徐来，树叶婆娑。大家听从女王吩咐，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女王说：

“你们看到了，太阳还很高，这里凉快舒服。我认为不如讲故事，只要一个人讲，其余的人可以休息。太阳下山、天气凉爽之前每个人都可以讲一个小故事，然后我们爱到哪里去玩都行。如果我的话你们愿意照办（在这一点上我听从你们的意见），大家就依此行事。假如你们不满意，大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到晚祷的时候再集合。”

女郎和青年们都选择讲故事的方式。

“你们既然同意，”女王说，“今天是第一天，我不限定题材，各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她转向坐在右边的潘菲洛，恳切地请求他带头先讲。大家望着潘菲洛，他听到女王嘱咐，开始讲下面的故事：

一

切帕雷洛先生死前忏悔时，编得神乎其神，把神父骗得不明就里。他生前做尽了坏事，死后却得了圣徒的称号，名为圣齐亚帕雷托。

亲爱的女士们，人们做事总是以造物主的值得赞扬的神圣名义开始。既然由我第一个为大家讲故事，我打算讲一件神迹，大家听了，可以坚定我们对天主的高深莫测的旨意的信念，永远称赞颂扬他的名字。

却说以前法国有个大富商，名叫穆齐亚托·弗兰采西，受朝廷册封为骑士，奉命陪伴法国国王之弟夏尔去托斯卡纳。夏尔没有封邑，这次应教皇波尼法齐奥的安排前去申请。和一般商人一样，穆齐亚托的事务繁忙异常，短时间内很难处理完毕，因此他决定委托别人帮忙处理。别的事情都好处理，惟有一件很伤脑筋，那就是他放给几个勃艮第人的债，没有一个能干的代理人去催收。他知道勃艮第人野蛮霸道，不讲信义，心想只有找一个既可以信赖而又蛮横无理的人，以己之道还己之身，才能治服那些勃艮第人。他正苦思冥想之时，忽然想到一个名叫切帕雷洛·德·普拉托的人，以前常去他在巴黎的家里做客。此人个子不高，衣着讲究，法国人不知道切帕雷洛有“木桩”之意，只当它同齐亚帕洛“花冠”有关，既然他个子不高，便用小称“齐亚帕雷托”来叫他，于是这个名字叫开了。

齐亚帕雷托是这样一个家伙：他做为一个公证人，却以开具假

证明为自己的本事，经他手的文件如果有一份没有弄虚作假，他反而认为是丢人的事。请他开假证明，他异常精神，来者不拒，甚至可以义务帮忙。请他开真证明，给再多的钱，他也不愿意干。不论有没有需要，他喜欢发伪誓。当时法国十分重视誓言，可他无所惧怕，只要是找他上法庭以天主的名义作证时，他就违背良心发伪誓。他喜欢在朋友、亲戚和任何人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散播仇恨，从中得到乐趣。唯恐天下不乱。假如要他去杀人或者干什么别的丧尽天良的事，他立即执行，从不拒绝。他甚至多次表示愿意亲手去害人杀人。他想尽一切办法亵渎天主和圣徒，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气势汹汹，破口大骂。他从不去教堂，看到教堂里办圣事就不屑一顾，避之犹恐不及。与此背道而驰，他经常光顾小酒店和下流场所，乐不思蜀。他像狗躲开棍棒那样躲开女人，可是对于敲后门的勾当却兴致不减，没有比他更低贱下流的了。他伤天害理时面不红心不跳，像圣徒那么心安理得。长期以来，他的卑鄙得到穆齐亚托先生的权势和影响的遮掩，正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他经常坑蒙拐骗，一贯欺骗朝廷，却能得到其他人的尊敬和朝廷的器重。

穆齐亚托想起了齐亚帕雷托，对他的为人一清二楚，认为由他去对付无赖的勃艮第人最恰当。穆齐亚托派人把他找来，对他说：

“你知道，齐亚帕雷托先生，我快要离开这里，归期遥遥。我有些债款要向勃艮第人收回，那些人一向霸道，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可以委托。你现在在家闲着，假如愿意干，我可以向朝廷保举，还能从你催讨回来的账款里提一部分作为你的辛苦费。”

齐亚帕雷托当时生活窘迫，走投无路，眼看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他，庇护他的人要走了，因此只对这个建议想了一下，立刻说他乐意接受。两人商量之后，齐亚帕雷托从国外得到公证人任命和授权文书，等穆齐亚托离开后，就出发去勃艮第。勃艮第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改变以前的做法，开始和和气气地收账，执行委托给他的事情，好像要等更合适的时机才显出庐山真面目。他寄住在佛罗伦

萨一对放高利贷的兄弟家，兄弟二人出于对穆齐亚托的敬爱，对他虚寒问暖，想不到他在此期间却病倒。两兄弟不敢耽误，为他求医问药，指派仆人尽心伺候，希望他早日康复。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这位先生上了年纪，据医生说，由于以前生活太荒唐，底子给掏空了，像是得了绝症，每况愈下，两兄弟见了担心不已。一天，他俩在齐亚帕雷托病榻所在的房间隔壁开始商量，一个说：

“我们拿那个人怎么办？我们碰上他倒了八辈子霉。他病成这德行，我们假如把他撵出去，显然于理有亏，会招来众人责骂。开始人家看见我们接待了他，又费尽心机地请医生给他治病，他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现在人病得快死了，我们却把他推出家门。再说，他生平伤天害理，一定不肯忏悔，也不愿意教堂给他办临终圣事。没有忏悔而死去，任何教会不能收容他，他就会像死狗似的给扔到荒郊野岭。当地人本来就看不起我们干这一行生意，把我们恨得牙痒痒，如果出了那种事，就会对我们妄加责难。他们垂涎我们的钱财，会起来众口一词说：‘那些伦巴第狗，连教堂都不愿意收留，我们难道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他们会强行进我们家，掠夺我们的钱财，也许还会要我们的性命。归根结底，只要那个人一死，我们就孤军奋战。”

齐亚帕雷托的病榻离两兄弟谈话的地方很近，病人的听觉又十分灵敏，两兄弟说的话，他都听在耳里。他便喊他们过去，对他们说：

“我不愿意你们为我考虑，更不愿意你们担心由于我的牵连而蒙受损失。你们的谈话我全听到了，假如情况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前进，你们设想的结果肯定会成为现实。你们去请一位最品行高尚的神父来，我自有办法一举多得，保证皆大欢喜。”

两兄弟虽然不抱很大希望，还是去找了一个教团，请求派一位学识渊博品行高尚的神父去听一个在他们家就要死了的意大利人忏悔。教团派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神父随同前往，那位神父聪敏虔诚，对《圣经》极有研究，深得市民敬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